

sam-tiau 'mua'gueh
4 三朝、滿月

【出世囡仔】或【紅嬰仔】，大概因

降世時全身通紅，故云。【紅嬰仔】*「出世」三日謂之

三朝重要工作之一是請【却 田 母】到家裏來替「紅嬰仔」

【洗身軀水】用【桂 花 心】【柑 仔 葉】【龍

】*及【石頭仔】煮成。「洗身軀」時用此石頭在「紅嬰

前【搭三下】（輕叩三下），希望小孩長大以後【較好聽

謂之【做膽】。

前嬰兒一出生並不穿衣服，

衣服包起來，謂之【破

】。直到「三朝」，祖母把

【紅嬰仔衫】做好了，洗完澡才

【紅嬰仔衫】有兩種，一種是

【和尙衫】（不領邊）的

【和尙衫】；一種是左右腋下各

穿過腋下帶子，穿時將一

，這種形式叫【掛

【蝦仔衫】。其質料多半利用

【頭 吊 布】。直到滿四個月，

又穿一種叫【肚 脰 褲】的褲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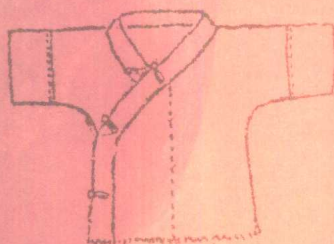
又穿一種叫【肚 脰 褲】的褲子。

又穿一種叫【肚 脰 褲】的褲子。

洪惟仁 著

臺灣禮俗語典

和 尙 衫



267/2/2
365
2
洪惟仁著

臺灣禮俗語典

臺灣禮俗語典

自立叢書㊸

作 者：洪 惟 仁

校 對：洪惟仁、黃美慈

出 版：自立晚報社

臺 北 市 濟 南 路 二 段 十 五 號

電 話：(02) 351-9621 轉文化服務組

郵 撥：0003180-1號自立晚報社帳戶

登記證：局 片 臺 報 字 第 0023 號

排 版：松明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：松霖印刷有限公司

定 價：280元（平裝） 330元（精裝）

初 版：中華民國75年9月

再 版：中華民國76年3月

※裝訂錯誤或污損負責調換※

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

語格、字格、文化格

序洪惟仁著「臺灣禮俗語典」

向 陽

一、

一九二九年臺灣名儒連雅堂連續在「臺灣民報」十一月廿四日二八八期發表「臺語整理之頭緒」，十二月一日二八九期發表「臺語整理之責任」（後均收入「臺灣語典」爲序）慨乎言之：

余臺灣人也，能操臺灣之語而不能書臺語之字，且不能明臺語之義，余深自愧。……余以治事之暇，細為研求，乃知臺灣之語，高尚優雅，有非庸俗之所能知；且有出於周秦之際，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……臺語之源遠流長，寧不足以自誇乎？余既尋其頭緒，欲為整理，而事有難者，何也？……非明六書之轉註、假借，則不能知其義，其難一也！……非明古韻之轉變，則不能讀其音，其難二也！……非明方言之傳播，則不能指其字，其難三也！然而余臺灣人也，雖知其難，而未敢以為難……余懼夫臺灣之語，日就消滅，民族精神因之萎靡，則余之責乃莫大矣。（引「頭緒」）

即使時隔將近六十年，今天重看這篇短文依然擲地有聲。連雅堂不僅寫出了大多數臺灣人的情結，也肯定了「臺灣之語」的語格、字

格和文化格。特別是從文化的傳承上來看，在連雅堂之前，臺語研究、整理的成績，率為日人著作，以有所裨益於殖民者統治的字典、會話為主，舉其犖犖大者，如杉房之助「日臺新辭典」（一九〇三），臺灣總督府「日臺大辭典」（一九〇六）、同上「日臺小辭典」（一九〇七）等，雖然蒐羅已求其詳，但考證則付闕如，只是把臺語當成符號系統，無意考稽其形成與語源，此是統治者的必然，無法深責。但是對「余臺灣人也」的我們而言，連雅堂在五十多年前即抱有民族精神、文化傳承的心胸和遠見，試圖賦予臺灣話以時間的延續與空間的定位，則尤其值得加以肯定。

語言，從與人溝通上來說，不過只是一個工具，初則求懂，終則求解；但如從文化背景來看，却象徵了一個文化體系的虛實與強弱。語言的生機，有賴於文字的發皇；而文字的發皇，又有賴於文化的富實。相對地說：文化欲求富實，必賴於文字的發皇；文字欲求發皇，必賴於語言的生機，而其終極，誠如連雅堂在「臺灣語典」結集後，於「三六九小報」發表「雅言」（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一四二期起連載）所述：

凡一民族之生存，必有其獨立之文化，而語言、文字、藝術、風俗，則文化之要素，是故文化而在，則民族之精神不泯，且有發揚光大之日，此徵之歷史而不可易者也。

簡而言之，做為文化表徵之一的語言，必須確定基本的語格，從而統一其字格，最終則豐富其文化格，於是乃可能燦然大備，成為文化的重要結構、民族的精神象徵。

二、

自連雅堂之後，近六十年來，臺語的研究、整理工作，雖有專家學者之投入與堅持，但無庸諱言，這條路途不管在日據時代或光復後，都顯得荊棘遍佈，坎坷異常、寂寞無限。根據臺語研究學者吳守禮教授自述（「閩南語史研究的回憶」，國語日報「書和人」四七七、八期，民國七十二年十月一日、十五日），光復前：

臺灣被日本人佔據的期間，下令廢止漢文教育，閩南語也成了日本人所禁止的語言。我雖然努力研究閩南語，也無法挽回頹勢。

光復後，雖然「得有機會，配合政府推行國語政策，盡了一丁點兒縣薄之力。」，但是：

我國的大學教育只注重「文學」，却輕視「語學」。目前臺灣有十五個大學設有「中國文學系」或「國文學系」，却沒有一個大學設有「中國語言學系」或「國語學系」。因此，無用「語」之地。這是天數。

再加上臺語研究著述在臺灣讀書市場上的有限銷路，一般學者即使窮經皓首，也很難獲得應有的回饋，枵腹研究的成果，往往付梓無處：

我完成的著作，有些原稿讓朋友拿去影印外銷，有些由我自己請人刻銅板油印。……不過流傳不多就是了。

這種慘狀，根柢上顯現了光復四十年來，臺灣人對自己母語文化的漠視，也使得臺語之整理研究愈加侷促。語學研究未能進入學院，則傳承無人；未能獲得同胞讀者的重視（注意引文內「外銷」兩字，何其

反諷而令我們羞愧！），則普及乏力，更不用說語格的建立、字格的統一、文化格的形成了。

但即使在這種坎坷寂寞中，四十年來依然有值得我們尊敬的學者專家堅持其上，不斷前行。前述吳守禮教授正是此中耆老，他已完成巨著「綜合閩南方言基本字典」、另如目前執教於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鄭良偉教授、去年去世於東京的王育德教授，以及在臺灣本土獨力研究的許成章先生、陳冠學先生、洪惟仁先生，都是不計酬報、默默為整建臺灣文化而卓有貢獻的前行者。假若不是他們分頭從語學的諸種層面上去汰擇整理、追根溯源，來為臺灣話尋求定位，做出成績，我們真不敢想像，六十年前連雅堂所擔憂的「臺灣之語，日就消滅」勢必成為讖語。臺語不亡於日本人之手，而亡於八〇年代一千九百萬臺灣人之手，那將不僅是所有使用此一母語的臺灣人的罪孽，也必將是整個臺灣文化毀滅的喪鐘。

特別是在外國有日本天理大學編纂「現代閩南語辭典」（一九八一）、在大陸有廈門大學編纂「普通話閩南方言辭典」（一九八二）的今天，我們更有必要三復前引連雅堂之言，對臺語之整理與研究加以贊襄，對所有從事臺語之整理與研究的學者專家給予回饋，對重建臺語的工作及其未來付出我們的關切！

三、

洪惟仁的這本著作「臺灣禮俗語典」，即是輓近臺語整理與研究上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本。據其「自序」：

這部「臺灣禮俗語典」廣泛蒐集臺灣鶴佬社會，由出生

、成人、結婚、祝壽到喪葬的所有禮俗用語，……不分古今、不分漳泉，……不但是臺灣第一部禮俗語典，並且是中國第一部有生命的可以閱讀的字典。

在體例上，以特定的範圍（從「人之初」到「培墓、却骨」）做廣泛深入的彙集與整理，正是這本書異於百年來所有臺語著述的特點之一。它有點相近於連雅堂「臺灣語典」的性質，都是從語格的建立着手，試圖賦予字格的統一，形成臺語的文化格；不同的是「連典」隨手撫取，較偏重於「字格」上「高尚優雅」的舉證，而「洪典」則專注一隅，重於從「語格」的縱經橫緯加以申述，較為專精而週延。

洪惟仁編纂此書，是有自覺的，從他收於書中的導言「一部可以閱讀的臺灣文化語典」來看，他對於此書的功能，顯然也頗為自負：

讀者翻開這本「語典」，不但知道臺灣禮俗的名稱，並且知道各個名稱在整個禮俗之中的意義。不但知道意義，還知道在參與禮俗儀式之時應該說什麼話。所以他不止具有「地圖」的功能，簡直是「臺灣禮俗學大綱了」。

語源範疇的確定，使本書在語格的建立之外，兼有民俗文化學的功能，這也可說是相對於語學研究權威化的一種轉變，「對一般讀者更具可讀性」的大眾化，應該是洪惟仁此書的特色之一吧。

因此，在禮俗的界定下，洪惟仁透過「人」的降生、成長至死亡的縱經，在橫緯上鋪陳了人與家庭、社會的關連，並藉着此一座標，掃瞄其上從古至今常用的臺灣語彙，加以語源考訂，體例完整，功能多重，不僅可以藉着常人詳知的生活事務，來溫臺語之故、知臺語

之新，也讓瀕於滅絕的老臺語有了復活的生機。這些臺灣語彙組成了一個生態系，相互影響、互相印證、互生互存，即使是不懂臺語的人來讀，只要突破一篇，便能貫串首尾，興味盎然地了解臺語語系的背景與特色。這是洪著的特色之二。

從而，也緣於此一臺語生態系的規劃，洪惟仁所企圖建立的語格，乃就落實了下來。隨手舉首篇「人之初〈有身〉」來看，本篇計收臺語字詞彙八十、歌謠一、俚諺一，全數環繞在「有身」的相關用語之上，另有「字解」八，就臺語的漢字源詳為考證——此一註解方式，使得每一字、每一語都產生了相互間的連動，語言也就在此一連動及其運用之中，不再只是枯乾的符號，而因為足以顯印之、浮凸之的背景，獲得了豐富的生命。

單篇如此，篇與篇之間也貫串相連，如「人之初」計三篇，由「有身」而「生囡」到「刺臍」；婚俗從「娶某」、「娶新婦」、「嫁翁」的說明；而婚嫁過程的依序臚列解說，均鉅細靡遺，不止符合著者原意「可以閱讀」，也證明了著者力求臺語語格的建立已有雛形。這是洪著與其他臺語專書不同的特色之三。

臺語記述文字化的問題，顯然也因擾着洪惟仁。臺灣話經過久年演變，隨着社會文化的改易、長年邊陲遠隔，已超出一般漢字系統所能表達的範圍，於是「有聲無字」之語詞漸多，如何解決記述上的問題，一直也是所有臺語研究者努力的目標。洪著主張「漢字、拼音雜用」，為了配合漢字書寫體式，進而主張拼音採改良「朝鮮諺文」（本書仍未實行），可能仍有待討論。至於漢字選用，洪氏亦有「別裁

」，他的選用原則有六，一、尊重俗字，二、俗字不可用的用正字，三、無正字用準正字，四、連準正字都找不到，斟酌採用同源字，五、連同源字都找不到，只好假借同音字，六、無字可借，從俗採用義借字。此一原則順序的確立，使洪著的漢字系統不致前後不一致，不過也產生了一些問題，如「一人」洪氏主用「蜀儂」，恐怕不易在「大衆化」的目標上獲得成效。此爲有待討論者二。

四、

但整個看起來，洪惟仁這本「臺灣禮俗語典」的確開前人所未有，一方面他替臺灣話的語格建立鮮明的形象，一方面也使臺語在目前式微衰竭的情況下有了復甦的希望，發揮出了著者心願「走入民衆去」的功能。

尤其異於一般工具性的辭書、以及研究式的論文，「臺灣禮俗語典」也擺脫了從來語典字典的枯燥乾澀、以及論著的艱深晦苦之必然格局，在給予語詞語格、給予臺語漢字字格的雙重努力中，因著臺灣禮俗這一沃野的鋪陳，顯現出了臺語本身寬厚富實的文化格。它是一本語學研究，也是一本文化學的著作。

更理所當然的，洪惟仁在語學和文化學兩方面的着力，也使這本書具有引導讀者興味，重溫臺語、認識文化的功能，如果說它是一本老少咸宜、凡對臺灣文化有興趣的讀者都要一讀的入門讀物，想必也不是過譽之辭才是。

不過，洪惟仁不能以此爲滿足，以臺語的浩瀚深遠，「臺灣禮俗語典」所呈現的還是有限的一隅；洪惟仁應該以此爲基礎，繼續下去

，爲我們編寫器物語典、動植物語典、生活語典……如果能因而促成「臺灣文化辭典」的完成，那不僅將是洪惟仁的榮耀，也會是臺灣這塊土地及其人民的一大福氣。

但願有一天，所有臺灣話的研究者不必再把他們用生命和血淚澆灌的研究結果，視爲「敲喪鐘」或「立墓碑」；但願有一天，在語格的建立、字格的統一與文化格的底於大成下，臺灣話能在整個中國、乃至於世界的衆多語系中展現她富實而迷人的魅力。

——一九八六、八、八、

自 序

這部『臺灣禮俗語典』《鶴佬篇》廣泛蒐集臺灣鶴佬社會，由出生、成人、結婚、祝壽、到喪葬的所有禮俗用語，包括禮俗名稱、禮器名稱、慣用語、諺語、歌謠，凡與臺灣鶴佬禮俗有關，不分古今、不分漳泉，舉凡禮俗用語均盡量收入。編排方式不依漢字筆劃、字母順序，而依其意義及儀式進行順序編次。這不但是臺灣第一部禮俗語典，並且是中國第一部有生命的可以閱讀的字典。

每一個詞彙都標出改良的羅馬字注音。所注的音是經過方言調查，確定為臺灣多數人所發的優勢音，不是廈門音，也不是筆者母語。選用漢字，以尊重俗字為原則，俗字易造成混淆而不可用者，依正字、準正字、同源字或同音假借字、義借字之順位斟酌採用，凡無音可假、無義可借之詞素，只注其音，不標漢字，亦不另造新字。對於那些通俗使用的錯別字，為語言學家前輩，或筆者所訂正者，均於各篇字解中詳加考證。

為檢查方便，附有諺語索引、字考索引。這些索引為內人黃美慈所製作。內人在本書製作過程中還擔任謄寫、校對的工作，使本書能夠及早問世。

本「語典」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三日起在自立晚報副刊連載，

一年餘來，讀者反應熱烈，有來信鼓勵者，有來信指責者，也有來信指教者。指責與指教者多半對筆者所用漢字不表贊同。這是正常現象，顯示臺灣同胞對自己語言、文化的關心。筆者均一一去函解釋、致謝，並因此結交許多朋友。其所提問題已在本書「字解」中一一解決，敬請指教。

本「語典」能够順利完成，必須感謝那些接受筆者訪問的老阿公、老阿媽，尤其是許溪泉老先生、李連成老先生、家父洪恭亨、家母洪吳媛在本書最後修訂的過程中，隨時指教，使本書避免許多錯誤，增加許多資料。但是由於資金、時間的限制，調查的範圍不够廣泛，疏陋錯誤之處在所難免。希望讀者一本愛護母語文化的初衷，繼續來信或駕臨臨寒舍指教，俾便將來再版時有所修改、增刪。則臺灣文化幸甚！幸甚！

臺灣文化還包括客家文化、山地文化。書名標明《鶴佬篇》是希望以此拋磚引玉，請有心的學者出來，以民俗學、語言學的專業知識，繼續編纂臺灣各族的文化語典，把優秀的臺灣文化保存下去！

著者 洪 惟 仁 謹識 1986年元月

臺北縣金山鄉忠孝一路33號三樓

電 話：(032) 985195

一部可以閱讀的臺灣文化語典

賦與臺語完整的語格

雖然臺語字典不少，但到今天為止，我還沒有見過一部字典能够賦與臺灣話一個獨立的「語格」。我所謂「語格」，就好比說「人格」。舉個例子來說，現在有個陌生人來訪，秘書送上名片，我若不接見他，這個人對我來說，只是一個「名字」而已，我必須接見他，見到他的面貌、聲音、舉止、談吐，才能對這個「名字」有個「解釋」。但是僅此一面之緣，我對這個人的歷史、家庭、性格、信用、學識、經驗、能力、交友……等等，仍然茫然無知，必須等到日子久了，「聽到」他周遭的人物說起，「見到」他和周遭的人接觸所發生的事，才能對這個人的「人格」，有一個完整的了解。

語言也是有「語格」的，我們從字典上翻到的辭彙，頂多只是一個「名字」和「解釋」，但是這個辭彙和另一個辭彙之間有什麼關係？有什麼分別？一無所知。這就是因為普通的字典沒有賦與語言獨立的「語格」。所以普通的辭典對讀者而言，只是一堆毫無連繫的詞彙，即使我們把一部辭典從頭到尾讀遍了，也不過像售票員一樣，雖然見的顧客很多，但是對顧客的「人格」毫

無所知。所以辭典本身不會給我們很多的知識。

可是如果是一張地圖情形便不一樣。地名辭典所顯示的地名是孤立的，但地圖上的地名則是系統的。我們翻開地圖，不但知道地名，甚至知道他的地理位置、行政區域、高度、交通，乃至重要設施，名勝古蹟等等，所以地圖是可讀的。辭典之中也有一種類似地圖功能的辭典，謂之「類語典」，就是將辭彙依其意義加以分類編排，使得讀者查到一個辭彙便可以了解到其他相關的詞彙。但「類語典」因為在同類中仍然依字母順序編排，所以各語彙之間的關係仍然不明顯，比不上地圖的功能。

這部『臺灣禮俗語典』，廣泛蒐集臺灣鶴佬語（閩南語）之中，從出生、成人、結婚、祝壽到死亡的所有婚喪喜慶的相關語言，包括禮數、禮器名稱、慣用語、諺語、重要歌謠等。編排不採用依字母順序方式，純依意義性質，禮俗進展順序編次。對於禮俗名稱的命名理由、儀式意義也有簡略說明，必要時作歷史的敘述與批判。

這是一種嶄新的嚐試。讀者翻開這本『語典』，不但知道臺灣禮俗的名稱，並且知道各個名稱在整個禮俗之中的意義。不但知道意義，還知道在參與禮俗儀式之時應該說些什麼話。所以它不止具有「地圖」的功能，簡直是「臺灣禮俗學大綱」了。當然，限於語典的性質，我們對於每一種儀式的細節，民俗學上的意義，不能作過度詳細的敘述，但是惟其如此，可能對一般讀者更具可讀性。

本「語典」所收的語彙不止是現代的，即使是古代的，有些語彙已經死了，我們還是收進去，所以至少有一半語彙是一般相當程度的臺灣人所沒聽過的，至於現在普通程度的人，可能有大半以上的詞彙都沒聽過。

臺灣鶴佬語是漳州、泉州閩南語的混合，漳泉之間，禮俗名稱多少有點差異，但在臺灣則完全混合在一起，交互使用，不以為怪，所以我們對各種名稱的異名也兼收並蓄，不分漳泉。臺灣話沒有純粹的漳，也沒有純粹的泉，分漳泉是沒有意義的。而事實上筆者並沒有在閩南呆過，我的能力只知道什麼音屬漳腔，什麼音屬泉腔，什麼音屬廈腔，但無法知道什麼名稱是漳州話，什麼是泉州話，什麼又是臺灣特有的名稱。這方面的研究只有等待對閩南禮俗有研究的專家去做了。

沒有臺灣話就沒有臺灣文化

民族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常說一句話：「語言就是文化」。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，語言是文化的符號，人類是靠語言來溝通意思和傳承文化的，所以語言的意義系統可以說就是文化的內容。好比我們說認識一個人，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說是認識他，這是笑話。一個不會臺灣話的人，說是自己了解臺灣文化，這是謊話。只會說一點臺灣話，却說自己深入了解臺灣文化，這是大話。所以研究臺灣文化、臺灣史的人非得深入了解臺灣話不可。我這裏說的「臺灣話」當然包括客家話、山地話在內，但臺灣鶴佬

語是臺灣最重要的語言，連鶴佬語都不懂，說是要研究臺灣文化，簡直是痴人說夢。

雖然鶴佬話也是漢語系的一支，臺灣鶴佬文化也是漢文化的一支。但是它是自成體系的，沒有任何語言可以取代臺灣鶴佬話來做為表達臺灣鶴佬文化的工具。我相信，如果有人有興趣要把本語典所收的語彙翻成普通話，必定有一半以上翻不出來，這是因為臺灣文化本身的獨特性。不止是臺灣，任何地方都一樣，越是邊疆地區，其獨特性越是強烈，越是無法以標準語來表達。

日據時代有幾部日文的臺灣民俗學名著。最近片岡巖的『臺灣風俗誌』和鈴木清一郎的『臺灣舊慣冠婚葬祭與年中行事』被翻出來了。這兩本書，所有禮俗名稱都是隨使用個漢字代用，但因為有假名注音，我們還可以知道所指，而考證出正確的漢字。但我們的翻譯者因日文程度不夠，對臺灣禮俗不了解而誤譯者姑且不說，所有名稱都完全不用心的加以延用，並且不注音。這且不說，有些是日本話，譯者不知道臺灣話怎麼說，也不知道普通話怎麼說，於是就延用日本話。比如臺灣有一種「五升斗」即「米斗」，普通話也是這麼說的，但是譯者不知道，原文作「五升枰」，「枰」是日本字，讀作 masu，你在康熙字典都找不到的，但是譯者却延用日本字，通篇是「五升枰」，或訛為「五升枰」，真不知那來的鉛字。這樣的譯法，不但臺灣人看不懂，所有中國人，包括譯者都不懂。這類例子不止一個，可說俯拾皆是。更可悲的是，光復後出現了不少粗製濫造的地方志，鄉土志，以前